

文化工作社 世界文學譯叢

維·涅 克拉索夫 著
李 霽 野 譯

在斯大林格勒戰壕中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世界文學譯叢

在斯大林格勒戰壕中

In the Trench of Stalingrad

原 著 者 V. N y e k r a s o v

翻 譯 者 李 霽 野

出 版 者 文 化 工 作 社
上海北京東路 713 弄 520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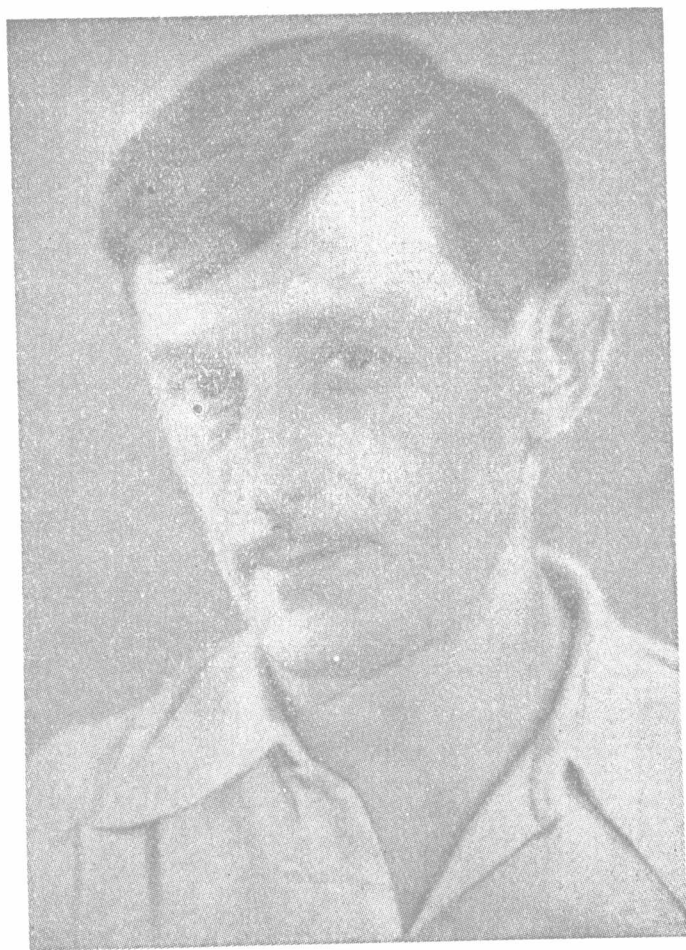
總 經 售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有 版 權

一九五三年二月重排初版

編號(荒008)印數1—10,000

類別 文學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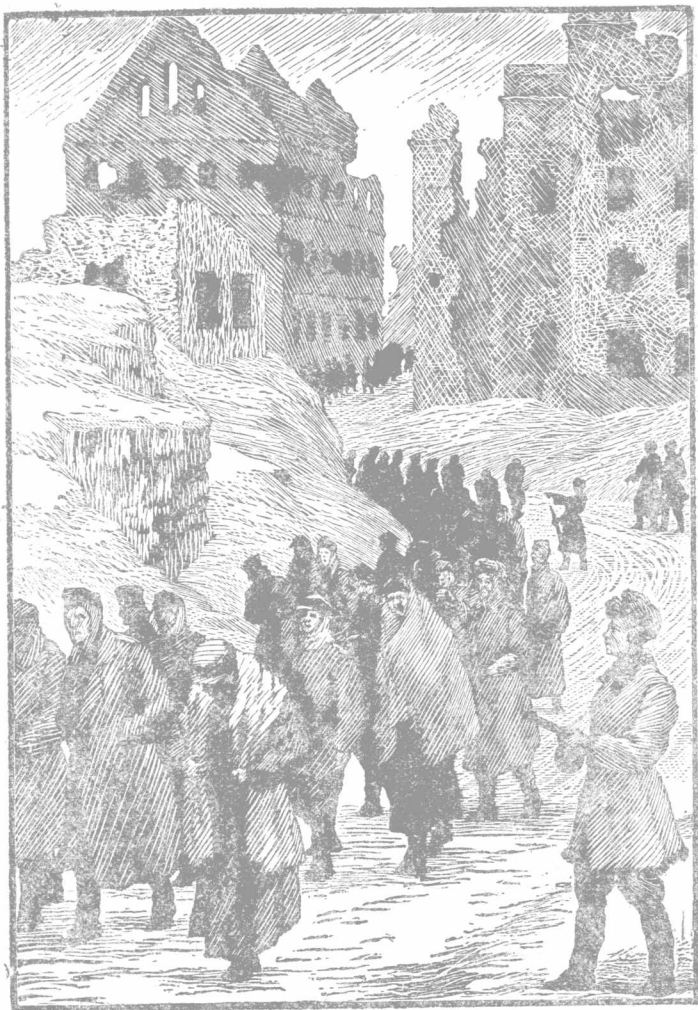
維·涅克拉索夫像

重版小引

這本書原是根據英文重譯，以史達林格勒爲書名印行的。現在因爲要重行排版，我就藉這個機會按照俄文原名改正過來。內容我也重校了一回，主要的是拿目前較爲通行的譯名換去舊的譯名，例如將窩瓦河改爲伏爾加河。其餘只修改些個別的字句，沒有什麼重大的修改。

譯者 一九五二年七月三日。

在斯大林格勒戰壕中



第

一

部

退卻的命令像青天霹靂一樣來到了。頭一天師總司令部還送來防禦工事的計劃——築第二道防線，補路，修橋，並命令我派三個工兵去趕造一個師俱樂部。早晨他們還給我們打電話，準備舉行前線歌舞會。有什麼能比這更爲平靜呢？伊戈爾（Igor）和我特別刮了臉，理了髮，洗了頭，並且還洗洗襯衣，這時我們正躺在小溪的岸上，一面等着洗的東西乾，一面看着我們的工兵替我們的偵察兵造小小的木筏。我們躺在那里吸煙，一面在彼此的背上拍打肥大的馬蠅，一面懶懶的望着我們的副指揮官沒入木筏下面去看它們是否結實，他一時顯出白色的背，一時顯出黑色的腳跟。

突然間，總司令部的傳令員拉查連科（Iazarenko）遠遠的出現了，在他從田野間飛跑的時候，他用手扶穩斜掛在背後的來福槍。我觀察他的步度，望着他飛跑，我明白有什麼與音樂會無關的事情發生了。大概又是陸軍總部或前線總司令部來視察吧……那就又得到前線去，領看防禦工事，並且聽取批評。要費一整夜的工

夫。全部責任都在工程師的肩頭上面。

拉查連科從籬笆上跳過來。

「唔唔，有什麼事？」

「中尉同志，參謀長請你去，」在他微笑並用帽揩去臉上的汗珠時，他的白牙齒閃光。

「請誰？請我嗎？」

「請你，也請化學隊的首領。說是要五分鐘之內到那里。」

「什麼事呢，你知道嗎？」

「鬼知道，」他聳聳肩頭，全身汗濕了。「假如你能夠推測……所有的傳令員都派出去了。上尉剛剛上床睡覺，聯絡官就來到了。」

這就是說我們要穿上濕的襯衣短袴，到總司令部去。排長們也被召了。

我們到時，參謀長馬克西莫夫 (Maximov) 並不在。他在團長那里。在總司令部的地下室裏，有特殊部隊的指揮官和參謀們；第三隊的塞爾建科 (Sergienko) 是唯一的營長。沒有一個人知道一點情形。瘦長的聯絡官司維里夫 (Zverev) 中尉，正在收拾馬鞍，一面抱怨，一面咒罵，盡力要將繫鞍的腰帶繫緊。

「師參謀部在裝載東西呢。此外再沒有消息了。……」

他別的再不知道什麼事了。

從北方地平線外，傳來斷續的隆隆聲，德國的轟炸機緩緩的在那方面飛行。

『那些私生子，是向瓦綠基 (Valniki) 飛的，』沙穆西夫 (Samusev) 惡意的吐着唾沫，說。『六十架。』

『他們說，已經轟炸瓦綠基了，』戈基拉茲 (Gogiladyze) 說——他總是什麼事情都知道的。

『是誰這樣說的？』

『昨天在八五二聽說。』

『他們知道得真多。……』

『多也罷，少也罷，這是他們說的話。』

沙穆西夫 嘆嘆氣，轉過身去。

『你們偵察兵們，大可以不必費事掘地下室了。只是給德寇 臨行送禮罷了。』

戈基拉茲 笑了。

『說得正對。一掘完，就得移動。這是我所掘的第三個地下室，我沒有在一個裏面度過一夜。』

馬克西莫夫 從少校的地下室露出來，到我們這裏，身子直挺挺的，彷彿檢閱一

樣。從他走路的樣子，我們總老遠就可以認出他來。他顯然不是在脾氣最好的時候。伊戈爾的衣和袋沒有扣上。戈基拉茲少了一個肩上的星章。要得告訴他多少呢？他問到有誰沒有來？——兩個營長不在，首席聯絡官前一天被召到師總司令部去了。

馬克西莫夫不再說話了，只挺直身子，嚴厲的坐在戰壕邊上，像平常一樣，每個鈕子都扣好了。他吸着魔鬼頭的煙斗，連看我們也沒有看。

他一到，人人都不作聲了。只是爲要顯得忙碌，有的人在地圖盒裏，有的人在口袋裏摸索——這是軍隊的本能，有上級軍官在跟前的時候，總要作一點事。

第二羣德國轟炸機順着地平線飛行。

兩個營長到了——一個是第二營的加泊爾(Kappel)，身材寬厚，並不年輕了，外表頗像一匹虎頭狗，一個是第一營的希雅葉夫(Shiryayev)，帽子戴得俏皮，嘴裏鑲了一顆金牙。

他們的敬禮是都有特色的——加泊爾像是非軍人式，成半曲線的手掌向前，希雅葉夫卻是規矩的軍人式，報告到最後時手指在帽邊一揮就閃開了。

馬克西莫夫站起身來。我們也照樣作了。

『你們帶了地圖了嗎？』他用嚴厲粗糙的聲音說。他的煙斗已經滅了，但是他

還繼續機械的抽吸。

『拿出來。』

我們拿出地圖，馬克西莫夫也將他的摺皺的手摸髒的大地圖鋪開，圖上從東到西，彎彎曲曲的，畫了許多紅色的粗線。

『把路線記下來。』

『路線是很長的——一百公里，在諾弗—比蘭加亞 (Novo-Belenskaya) 終止，所有人都要在六十個鐘頭之內到那里集中。』

馬克西莫夫在腳跟上磕去煙灰，用嫩枝清理了一下煙斗，又將它裝滿。

『一切都清楚嗎？』

沒有人答話。

『在我看來是清楚的。我們二十三點起身。第一段是三十六公里。中午在維哈那亞杜凡加 (Verkhaya Duvanka) 停下。進行時當然有衛兵和偵察兵。十分鐘內就可以從科沙科夫 (Korsakov) 得到行軍命令，已經在起草中了。』

每個字都清清楚楚——馬克西莫夫可以成爲一個很好的無線電播音員。

『第一營留在這裏。清楚嗎？掩護退卻。記住，一切東西都要帶着。不能掉隊。是長程的行軍。要注意靴子和襪子。……』

他用力吸煙斗。他的細瘦的白指頭握着煙斗。他的閉小的眼睛轉向希雅葉夫。
「你留下的有些什麼，營長？」

希雅葉夫扯直了衣服。

「可以作戰的人——二十七個。連車夫和病人計算在內，一共有四十五人。」

「武器呢？」

「兩挺機關槍。三挺輕自動機關槍。兩座八十二公厘白礮。」

「多少白礮礮彈？」

「一百。」

「有五十公厘的嗎？」

「一座也沒有。火藥也不多。每挺機關槍有兩帶子彈，每挺自動機關槍有五六盤子彈。」

希雅葉夫說話沉着緩慢。我覺得他是興奮的，但卻極力不顯露出來。他的腰帶束得緊緊的，肩直腿壯，輕輕合起的手觸着袴縫，看着他是令人愉快的。從他的敞開着的衣領露出三角形的一塊襯衣——奇怪，馬克西莫夫竟沒有爲這責備他。

「這……樣……呀……」馬克西莫夫細心的摺起地圖，塞進盒子裏去。「那麼，清楚了……工程師柯然契夫（Kerzhentsev）留在你這裡不走。明白嗎？支持兩天。八號

天一黑，開始退卻。」

『同一路線嗎？』希雅葉夫簡短的發問，眼睛仍然看着馬克西莫夫的臉。

『同一路線。你若是在那里找不到我們——那麼，你自己就知道怎樣了。……別的沒有什麼了。』

希雅葉夫點點頭。沒有人說話。有人——我想是加泊爾——深深的嘆氣。

『我說過——別的沒有什麼了，』馬克西莫夫嚴厲的轉向他。『各回崗位。』

『現在我們把人也撤走嗎？』第三營近視的指揮官問，他看來像是一個科學家。

馬克西莫夫的蒼白臉面上泛起一陣生氣的紅色。

『你是在前線，還是在什麼地方？要所有的人都被殺嗎？應該有時間學會用腦子了。……』

大家都站起來，把沙和草從身上拍掉。

『你兩個人進到這里來。』這話是向希雅葉夫和我說的。

地下室又小又濕，發着土味。一張我們的防禦工事圖鋪在桌上——是我的作品。我畫了一早晨，要急於送到總司令部去。限我在二十點以前畫成。現在馬克西莫夫把它折得整整齊齊的撕成四半，在石蠟燈上燒掉了。紙發捲，發皺，變黑了。

『德寇到了服洛涅日（Voronezh）了，』他無精打彩的說，一面將黑灰在腳跟下蹂躪。『昨天晚上……』

我們沒有說什麼。

馬克西莫夫從桌子下面拿出一個鉛質的水瓶，是粗呢蒙着，上面有飲水杯的。我們輪流着喝了。家釀的燒酒酒力很強，燒着我們的喉嚨。我們吃酸泡菜下酒，大家又再喝。

馬克西莫夫用手指摩擦着他的鼻梁。

『一九四一年的退卻中有你嗎，希雅葉夫？』

『有的——直接從國界退卻。』

『從國界……你呢，柯然契夫？』

『我沒有。我那時在預備隊。……』

馬克西莫夫漫不經心的吃他的泡菜。

『事情完全糟糕了。逃不了被圍。』他一直看着希雅葉夫的眼睛。『節省火藥……你要在這里兩天——除了維持外表所必需的之外，莫要開火。避免作戰。尋找我們，而且不斷尋找——我們總在周圍什麼地方。若是不在諾佛—比蘭加亞，就在那附近。不過記住了——你也記住，柯然契夫，』說着他嚴厲的看了我一眼，『八

號以前一步不能離開這裏。清楚嗎？就是地在脚下開了裂，也不能離。這是少校的命令：「留下希雅葉夫，讓柯然契夫幫助他。」這是有意義的。……是呀。你的供應品你想怎麼辦呢？」

希雅葉夫微笑了。

「用不着供應品。你把它們帶走。留下三輛裝火藥的車。這就足夠用了。」

……」

「好的，我們帶着。」

「你相信夢嗎，柯然契夫？」馬克西莫夫突然問，於是不等回答，又繼續說：「昨夜我夢到我的兩個門牙落掉了。」

希雅葉夫笑了。他自己的牙齒是既整齊，又結實的。

「老太婆們說，這預兆有什麼親近的人要死。」

「親近？」馬克西莫夫懶洋洋的在一片報紙上畫曲線。「你們結婚了嗎？」

「沒有，」我們幾乎同聲回答。

「可惜。……我也沒有結婚，我現在覺得惆悵。男子需要妻子……像他需要空氣一樣。特別是現在。……」

他所畫的曲線似乎變成婦人的頭了，有長的睫毛，和心形的嘴。左眉上面有一

塊痣。

『你是從莫斯科來的嗎，柯然契夫？』

『不是，爲什麼這樣問呢？』

『哦，沒有什麼。……我認識一個人，叫柯然契夫……在戰前……希那達·尼

古來葉夫那·柯然契夫（Zinaida Nikolayevna Kerhentseva）。是你的本家嗎？』

『不是，我在莫斯科並沒有親屬。』

馬克西莫夫在地下室裏走來走去——因爲天花板太低，彎着腰。我覺得他要告

訴我們什麼事，不過他不是覺得不好出口，便是還沒有決心說出。

希雅葉夫看看他的手錶。馬克西莫夫看到了，便站起身來。

『是的，去罷——剩下的時間不多了。』

我們站起身來，離開地下室，馬克西莫夫跟在我們身後。槍礮聲沒有了，只可以聽到蛙鳴。我們站着聽了幾分鐘。一棵松樹的陰影幾乎伸到了地下室。兩顆白礮礮彈在我們頭上打招呼，要在我們身後什麼地方爆炸的。顯然是從八十二公厘白礮發出的。希雅葉夫微笑了。

『還在向小叢林裏轟呢，那里三天都沒有礮座了。』

我們傾聽，但是沒有礮彈再過來了。